

海天诗笺： 元代色目文人的舟山行吟

□刘辉



元代，一个蒙古人执掌天下的朝代。一群来自西域的色目文人，在东海之中的海岛上，写下了令人惊叹的汉诗篇章。舟山，这个“僻在海隅”的海岛，在元代意外地成为了一群特殊文人的驻足之地。

一、盛熙明：开山立传，《普陀》寄身

来得最早、也与普陀山渊源最深的，要数盛熙明。

盛熙明，祖居西域曲先（今新疆库车），内迁后占籍南昌。据《补陀洛迦山传》自序，他“家世曲先，而占籍豫章”。元末天下大乱，他“顷因谢病，偶在海滨”，退寓四明盘谷。至正二十一年（1361年）寓居普陀山，翌年撰成普陀山第一部山志《补陀洛迦山传》。一个西域人，为东海佛国写下了奠基性的文献，这本身就颇具意味。

关于盛熙明寓居普陀的原因，文献记载颇为曲折。据《元史》所载，至正十八年（1358年），顺帝下诏设江南经略使，“问民疾苦，招谕叛逆”，盛熙明原本在江西为官，“名士”的身份使他被辟为“江南经略从事官”。然而他并未赴任，而是选择了退居海滨。彼时浙东为方国珍势力范围，方氏首鼠两端，既接受元廷官职，又向朱元璋示好，反倒使浙东成为乱世中难得的安稳之地。盛熙明的选择，既是避祸，也是归隐。

他留下的诗作不多，但一首《普陀》却足以传世：

惊起东华尘土梦，
沧洲到处即为家。
山人自种三株树，
天使长乘八月槎。
梅福留丹赤似橘，
安期送枣大于瓜。
金仙对面无言说，
春满幽岩小白花。

一个西域人，在东海佛国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。“东华尘土梦”指他在江西为官的宦海生涯，“沧洲”则指归隐之地。诗中“三株树”典出《山海经》，是传说中的神树；“八月槎”典出《博物志》，指通往天河的木筏。“梅福留丹”、“安期送枣”都是用道家仙人的典故，梅福是西汉末年的隐士，传说在会稽山炼丹；安期生是秦汉间的方士，传说曾以巨枣赠秦始皇。这些典故的密集使用，暗合普陀山作为海上仙山的宗教氛围，也透出乱世文人寄身海隅、求仙问道的淡然心态。最后一句“金仙对面无言说，春满幽岩小白花”，更是将佛家的“无言”与自然的盎然春意融为一体，堪称以禅入诗的妙笔。盛熙明在《补陀洛迦山传》中留下的文字，虽以地理风物为主，却不难读出乱世文人寄身海隅的复杂心境。

二、贯云石：磐陀石上，《观日行》抒怀

盛熙明之后，名气最大、与舟山

关系也最清晰的，当属贯云石。

贯云石，畏兀儿（即维吾尔族）人，出身西域贵族，原名小云石海涯。二十余岁即承袭军职，但他弃武从文，将爵位让与弟弟，只身南下，拜师学文，成为元代散曲“清丽派”的代表人物。他晚年自号“芦花道人”，隐居杭州，游历江南，常往来于浙东沿海。

元仁宗延祐四年（1317年）三月，贯云石来到普陀山。据学者考证，他首先抵达了渔港沈家门，由此搭船渡海，用了大约半天的航程踏上普陀山，当夜借宿在宝陀寺。次日拂晓，他和僧人鲁山一同登上普陀山极顶，在山巅的磐陀石上等待日出。磐陀石是普陀山著名的观日胜地，相传是观音菩萨说法处，巨石悬空，下临大海，是观日出的绝佳之处。

他在诗序中写道：“丁巳春三月，余之所谓宝陀，山颠有石曰‘盘陀’，可观日。”然后写下了气势磅礴的《观日行》：

六龙受鞭海水热，
夜半金乌变颜色。
天河蘸电断鳌膊，
刀击珊瑚碎流雪。
朔方野客随云间，
乘风来游海上山。
飞骧拖空渡香水，
地避中原杂圣凡。
壮鳌九尺解霜鼓，
瘦蛟巨大自掀舞。
惊看月下墨花鲜，
欲作新诗授龙女。
人生行此丈夫国，
天吴立涛欺地窄。
乾坤无际落春帆，
身在东南忆西北。

“六龙受鞭海水热”，神话中太阳乘坐六龙驾驭的车，这里说海水都被鞭策得温热了。“夜半金乌变颜色”，金乌是太阳中的神鸟，黎明前天色变幻不定。“天河蘸电断鳌膊”，银河仿佛被闪电切断，鳌（海中巨龟）的巨臂也被折断。“刀击珊瑚碎流雪”，海浪翻涌如刀击珊瑚，飞溅起片片白雪。这四句写黎明前海天之间的奇景，意象奇崛，气势非凡。

“朔方野客随云间”，他自称“朔方野客”，明确点出了自己的西域出身。“飞骧拖空渡香水”，乘着快马般的海船渡过这片“香水海”（佛经对大海的称呼）。

“人生行此丈夫国，天吴立涛欺地窄”，“天吴”是《山海经》中的水神，贯云石以之为喻，写普陀山海涛翻涌、天地逼仄的壮阔景象。

据《贯云石评传》记载，这是他第一次面临大海。普陀山在祖国东端，比别处更早沐浴朝晖。当他在普

陀山顶沐浴着初升的朝阳时，故乡北庭的乡亲们还沉浸在睡梦中。而最后那句“身在东南忆西北”，正是一语道破了他作为西域文人的双重身份，血脉在远方，笔墨已扎根在这片水土。

贯云石在普陀山待了多久？他离岛前，还和僧人鲁山有一番交往。据学者杨镰考证，鲁山并非普通僧侣，元代大型诗歌总集《诗渊》中收录了鲁山的《寄酸斋贯学士》等诗。贯云石在普陀的盘桓以及与当地僧人的唱和，让这次海岛之行留下了可考的印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在《观日行》诗序中将普陀山称为“宝陀山”，这在元代文献中是有案可稽的叫法。而贯云石与普陀的缘分，也让他成为了元代色目文人中，在舟山留下最清晰足迹、最具感染力诗篇的代表人物。

三、丁鹤年：战火之中，《题昌国普陀寺》

丁鹤年，回族诗人，字永庚，号友鹤山人。元末避乱浙东，多寄食僧院，至正年间到普陀山，留下《题昌国普陀寺》二首。

丁鹤年的生平颇为坎坷。他祖籍西域，随父迁居武昌。元末天下大乱，武昌被兵火所困，丁鹤年流离失所，辗转江浙之间。他在浙东避乱期间，曾寄居僧院多年，与僧侣和文人多有唱和。他的诗作现存三百余首，是元代色目文人中存诗较多的一位。

他在《题昌国普陀寺》诗题下特意注明：“寺在宁波府东南海岛间，即昌国州之故墟也。”这个注很重要，说明他对普陀山的地理位置是清楚的，昌国州在元末已经被废，但他仍然用“昌国”这个古称，透露出对这片土地的历史感。

第一首写普陀寺的胜景：

神鳌屹立戴崔嵬，
俯瞰沧溟水一杯。
积翠自天开罨画，
布金随地起楼台。
祈灵汉使乘槎到，
传法梁僧折苇来。
若使祖龙知胜概，
岂应驱石访蓬莱。

“神鳌屹立戴崔嵬”，普陀山如同一只巨鳌屹立海中，头顶着崔嵬的山峰。“俯瞰沧溟水一杯”，从山顶俯瞰大海，仿佛只是一杯水。“积翠自天开罨画”，满山的翠色如同一幅从天展开的画卷。“布金随地起楼台”，佛寺楼台随地势而起，犹如佛经中“布金”建寺的典故。后两句用“汉使乘槎”与“梁僧折苇”两个典故，遥想昔日使者与高僧前来普陀

的情景。最后“若使祖龙知胜概”，“祖龙”即秦始皇，暗指秦始皇曾派徐福到海上寻访蓬莱仙山的传说。如果秦始皇知道普陀胜景，又何必远赴蓬莱呢？言下之意是普陀山比蓬莱更胜一筹。

第二首，则写战乱后的沧桑：

昆明劫火忽重然，
宇内名山悉变迁。
古刹独存龙伯国，
丰碑犹记兔几年。
三更日浴咸池水，
八月潮吞渤海天。
云汉灵槎如可御，
便应长往问群仙。

“昆明劫火忽重然”，“昆明劫火”典出《高僧传》，传说汉武帝时昆明池中有劫火燃烧，这里借指元末战乱的烽火。“宇内名山悉变迁”，天下名山都经历了战火摧残。“古刹独存龙伯国”，“龙伯国”典出《列子·汤问》，指海中巨人国的所在，这里借指海岛。唯有这海岛的寺庙独存。“丰碑犹记兔几年”，寺前的古碑上还刻着“兔几年”的字样，元代以干支纪年，兔几年指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，正是红巾军起义爆发之年。“三更日浴咸池水”，“咸池”是神话中太阳沐浴的地方，写普陀山三更即可见海日浴水的奇景。“八月潮吞渤海天”，八月钱塘潮起，海潮仿佛吞没了渤海与天空。“云汉灵槎如可御，便应长往问群仙”，如果银河里能乘木筏航行，就应借此远游去寻访仙人了。

第二首最动人之处，在于将战乱沧桑与海岛佛门的不灭相对照。昆明劫火是佛经中宇宙毁灭的大火，却在名山古刹之间、在海岛佛国的上空隐隐燃烧。而“古刹独存”四字，既是对普陀寺幸存于战火的感慨，也是乱世中人心渴求安定的写照。最后一句把思绪引向超脱，很有佛门的出世意味。

这或许正是元代舟山文化史上最富异彩的一页：一群异域来人，在东海之滨，用汉诗写下了自己的生命印记。舟山这片土地，因他们的到来，在元代的文化版图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。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 1331 期
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